

述

聞

類

編

四



述聞類編卷第十一

財用

經制

葉時曰周禮太宰以九賦斂財賄繼之以九式均節財用未見其理財先見其節用則是周公之節財乃所以理財也邱濬曰財用供于有司其式法則掌于太宰何也有司職卑不能抗尊而制衆太宰為天子大臣下得以制有司使之不敢逆式法而擅供上有以約王后世子俾其不敢違式法而過用昔人謂以九式均節財用正太宰格心之業大臣之事也太府掌九貢九賦九功

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凡官府都鄙之吏及職事者受財用焉凡頒財以式法授之李覲曰周制內府在內所供者乃邦之用外府在外所供者乃王及后世子衣服之用內外交相稽考外有所費內無不知內有所費外無不知或者深宮燕好之私欲有妄費恐外人知之而或中止也亦有之矣邱濬曰周禮司會掌鈎考司書掌書記二者之職交相參互職內掌邦之賦入職歲掌邦之賦出而職幣又以振掌事者之餘財蓋所用者有餘財不復用則乾沒矣故振興之以為國用庶財無沈滯者耳漢則大

司農一人掌諸錢穀金帛郡國四時上月旦見錢穀簿其逋未畢各具別之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為報給損多益寡取相給足丞一人主帑藏少府卿一人掌宮中服御諸物凡山澤陂池之稅名曰禁錢皆屬焉高祖時張蒼為計相唐制戶部掌天下土地人民錢穀之政貢賦之差其屬有四曰戶曰度支曰金曰倉楊炎言于德宗曰財賦邦國大本先朝權制以中官領其職五尺宦豎操邦之柄豐儉盈虛雖大臣不得而知無以計天下利害臣請出之以歸有司從之蘇轍曰唐李吉甫始簿錄元和國計為成書丁謂等因之為景德皇祐治平熙

寧四書綱維一時出納之計首尾八十餘年本末相授  
有司得以居今知昔參酌同異因時施宜此前人作書  
之本意也

積貯

魏李悝平糶法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  
之所斂而糶之故雖遇饑饉糶不貴而民不散漢耿壽  
昌請令邊郡築倉以穀賤時則增價而糶以利農穀貴  
時則減價而糶以利民曰常平倉邱瓊山曰壽昌常平  
之法非不善也然年之豐歉不常穀之種類不一或連  
歲皆歉或此種熟而彼種不收苟斂散之際非斟酌而

上下之其法將有時而不平者惟今江北之地地可窖  
藏宜用此法于要害處立常平司隨其熟而收其物不  
必專其地因其時而予之價不必定于官視其豐歉隨  
時糶糶立倉用壽昌之名斂散行李悝之法庶乎其可  
也隋開皇中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  
下貧富無差輸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  
倉胡寅曰賑饑莫要乎近其人隋義倉置于當社饑民  
幾庶得食乎後世置倉于州郡其法未善也邱瓊山曰  
義倉之在當社與在州郡無以異也年之豐歉無常地  
之燥濕各異官吏之任用不久人品之邪正不同徒見

其煩擾長吏奸而已今請將義倉之米歸并于有司之倉俾將所儲者與在倉之米挨陳以支荒年則照數量支以出計道里之費運之當社之間以給散之任其事者不必現任之官散之民者不必在官之屬惟擇賢而委之庶幾民受其惠乎宋孝宗時下朱熹社倉法于諸路初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所朱子請于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于倉冬加息以償自後隨年斂散小歉蠲其息之半大饑盡蠲之凡十四年以原數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為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是一鄉中雖凶年不缺食

### 市糶

周禮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于民用者以其價買之馬端臨曰此一官也最為便民滯則官買之民不時而欲買者官則賣之無力者賒貸與之蓋先王多方以濟民缺乏非專為謀利取息設也漢武帝用桑弘羊言盡籠天下之貨貴則賣之賤則買之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而物價不得騰躍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宋真宗時李士衡請官司預給帛錢俾及時輸送則民獲利而官亦足用從之仍令優與其直神宗時王安石制均輸法假發運使以錢貨徒貴就賤用近

易遠預知所當供辦者從便變易蓄買以待上令孝宗時臣僚言熙寧初創立市舶以通貨物舊法抽解有定數而取之不苛納稅寬其期而使之待價懷遠之意實寓焉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其言曰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則準平又曰守國者守穀而已矣唐元宗時彭果請行和糴于關中德宗時陸贄以關中穀賤請和糴可至百餘萬斛一年和糴之數當轉運之二年一年轉運之資當和糴之五年減轉運以入邊存轉運以備時白居易曰凡曰和糴則官出錢民出穀兩和

商量然後交易今則配戶督限蹙迫鞭撻何名和糴邪宋自熙寧後有依糴結糴寄糴諸名邱瓊山曰唐以前所謂糴者聚米以賑民宋以後所謂糴者聚米以養兵所以為民者今日宜行之內郡所以為兵者今日宜行之邊郡王安石行青苗法春散秋斂取二分息

賑恤

周禮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艱阨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調賜稍食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國用以治年之豐凶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

散利薄征緩刑弛役舍禁去幾青禮殺哀蕃樂多昏索鬼神除盜賊胡安國曰春秋襄公二十四年大飢蓋所以賑恤之者有不備也故書之以為戒漢高祖二年關中大飢米斛萬錢令民就食蜀漢武帝二年山東大飢遣使虛郡國倉廩賑濟後又募豪富相假貸尚不能救乃遷徙貧民縣官衣食之宣帝本始中年穀不登詔百官上書入穀輸長安倉獻帝因三輔大旱出太倉米豆作糜食飢人宋文帝元嘉中三吳水潦穀貴人飢彭城王義康立議令積蓄之家聽留一年儲餘皆勒使糶貸為制平價唐貞觀二年遣使賑恤飢民鬻子者出金帛

贖還之代宗時劉晏掌財賦以為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以愛民為先諸道各置諸院官每旬月具州縣豐歉之狀白使司豐則責糶歉則賤糶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及于豐處賣之諸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如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應民之急未嘗失時五代周顯德中淮南飢世宗令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世宗曰民猶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為解者安責其必償也宋神宗時判汝州富弼言襄鄧汝地曠不耕河北流民至者日衆臣遣官察其無業可復者盡給以田羸疾老弱不任農事者

始以粟給之慶曆中河朔大水流民就食京東者不可勝數知青州富弼勸所部民出粟並以官廩擇公私廬舍十萬餘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又擇官吏之待缺寄居者賦以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為奏請受賞待之出于至誠人人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流民擅取明年麥天熟民各以遠近受糧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為兵者萬計熙寧中趙抃知越州歲大旱前民之未飢為書問屬縣災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于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儆民使治者幾所庫錢倉廩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

出粟者幾家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

賦役

魯宣公初稅畝魏文侯曰貪民賦稅而不愛之是虞人反裘而負薪也徒惜其毛而不知皮盡而毛無所傳秦孝公始為賦漢高祖輕田租十五稅一昭帝令三輔太常郡得以菽粟當賦邱瓊山曰菽粟當賦謂聽以菽粟當錢物也自古識治體者恒重粟而輕錢唐始定租庸調之法以人丁為本一曰租丁男一人授田百畝但歲納租粟二石二曰調每丁隨鄉土所出或輸絹或綾絁共三文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三曰庸每丁定役二十



日不役則日為絹三文代宗始以畝定稅斂以夏秋德宗時楊炎為相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以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為定而均收之邱瓊山曰兩稅之法寔古人取民之意土地萬世不變丁口有時盛衰定稅以丁稽考為難定稅以畝檢覈為易但唐立法之初謂兩稅之外不許分毫科率兵興費廣遂于稅外別有徵求此時之弊非法之弊也自唐立此法至今行之章氏曰周禮伍兩軍師之法此兵役也師田追胥之法此徒役也府史胥徒有其人此胥役也比閭族黨之相保此鄉役也司徒因地之美惡而均役族師校

民之多寡以起役鄉大夫辨民之老少以從役均人論歲之豐凶以行復役之法秦用商鞅法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于古馬端臨曰古未有稅民之身者漢高時民年十五而算出口賦至五十六而除景帝時民二十而傅是稅之且役之也北齊文宣始立九等之戶富者稅其錢貧者役其力唐令諸戶以百戶為里五里為鄉每里役正一人在邑居者為坊在田野為村皆別置正一人天下戶量其資產升降定為九等三年一造戶籍唐制里正有手實法歲終具民之年與地之闊狹為鄉帳自縣遞申戶部又有計帳豫

具來歲課役以報度支宋初制衙前以主官物里正戶長鄉書手以課賦稅耆長弓手壯丁以捕盜賊承符人力手力散從官以奔走驅使下至雜職虞候揀摺等人各以鄉戶等第差充宋免役之法始于韓絳成于王安石凡當役人戶以等第出錢名免役錢至其坊郭等第戶及未成丁單丁女戶寺觀之家舊無色役而出錢者名助役錢凡敷錢既已足雇役之用又率其數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闕謂之免役寬剩錢邵伯溫曰吳蜀之民以雇役為便秦晉之民以差役為便呂中曰古今役民之法必兼差役雇役二者然後行之不偏差役之法

行民雖有供役之勞然亦謂吾分所當然復無恨也所可革者衙前之重役耳苟以是役雇而不差農民免任則民樂于差之法矣至雇役之法行民雖出役之直而合門安在可為生計亦無怨也其可去者寬剩之過敷耳苟無額外之誅則亦樂于雇之說矣明朝均徭之法每里一百一十戶十戶一甲十甲一里里有長轄民戶十輪年應役十年而周其當年者謂之應役輪當謂之排年此外又分為區以督賦稅謂之糧長十年一造黃冊由縣通申戶部行是役者須防其脫漏詭寄飛走那移之弊

蘇松二郡賦稅附江西減賦

按蘇松在禹貢揚州之域厥土塗泥厥田下下三代未  
入版圖漢唐大抵三十稅一而代視綿遠其成數多不  
可稽姑蘇誌云宋初盡削錢氏白配之目遣右補闕王  
永高均定稅數只作中下兩等中田一畝夏稅錢四文  
秋米八升下田一畝夏稅錢三文米七升五合文獻通  
考云淳化元年詔江南兩浙承偽制重賦流亡田廢者  
宜令諸州籍上頃畝之數均其賦十分之三以為定制  
紹熙元年朱子行經界法三吳民田每畝科糧五升按  
民田之額始于此常熟盧知州誌云宋端平二年修復

經界夏稅絹和買絹紬綿折帛錢共一千萬四百七十  
三貫三十七文秋苗米七萬二千五百六十一石七斗  
九升零俱于舊額有加蘇州府誌云宋寶祐時苗額二  
十八萬八千六百二十一石零內除塘江事故及錢零  
下戶所欠者實計二十五萬三千有奇至于五年講行  
修明併前二項合豁之數共增為三十萬三千八百石  
以為定額官民之害由此始景定元年郡守元鳳以  
事故之數具聞于朝奉旨免徵由是人賴以蘇元世祖  
時江南稅糧悉依宋舊元史云元之稅糧取于江南者  
大約仿唐之兩稅耶律楚材定天下稅則上田每畝三

升中田二升五合下田二升水田五升迨延祐間賦稅稱極盛按蘇郡誌云自元行經理之法計畝起科夏曰絲稅秋曰租糧蘇州府夏絲稅二萬二千四百九十五斤一十兩有奇秋糧米八十八萬二千一百五十石九斗零輕齋二千二百四錠二十七兩零柴八千三百二十束係官房地糧六十四石七斗零鈔二百二十三錠較其所入與宋相倍蓰焉按王圻續文獻通考及周文襄公傳張士誠竊踞姑蘇常遇春徐達等統兵攻之城久不下太祖怒其附寇籍沒義兵頭目田及給賜功臣田以收租簿付之有司照租額為稅額立其名曰官田

每畝科糧至七斗五升民力不能辦而民田不過五升起科世法錄曰洪武十三年詔蘇松等府重租糧額舊額田畝科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減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減十之一其三斗五升以下仍舊復墾田日廣賦亦漸增考會典洪武二十六年查蘇州府除麥絹馬草另徵外秋糧米二百七十四萬六千四百有奇又王鏊續修姑蘇誌云唐天寶而後東南財賦始增蘇郡秋糧米宋三十餘萬元末八十餘萬明幾至三百萬陳建資治通紀云建文二年年均江浙田賦詔曰蘇松準私租起科特以懲一時之奸民耳豈可為定則以

重困一方宜悉與減免照各處起科畝不過一斗蘇松人仍得任戶部永樂繼統盡革建文之政仍照洪武年間則例蘇松復罹重賦之厄周文襄公傳云宣正間蘇松逋賦日甚詔公巡撫江南公詢父老皆伏地哭言狀且言豪戶不出耗偏累小民時有蘇州知府况鍾佐之乃相與曲算轉計僅得請減額糧七十餘萬石而令豪戶並出耗共八十餘萬石以通融官田之欠餘以備地方水旱積穀賑飢修渠濬河之費按歸有光云宣宗皇帝慨然下詔減省舊額然當時建議不能大有發明使曠然一新以見盛世均平之政蓋不滿于文襄也經賦

冊云嘉靖中嘉興知府趙瀛建均田之策而巡撫歐陽公銳意調濟蘇州知府王儀請盡刮官民田裒益之履畝清量于是始定不等科則長洲縣三則最重者三斗七升五合吳縣二則最重者三斗四升四合崑山二則最重者三斗二升五合吳江亦三則最重者三斗七升六合常熟四則最重者三斗二升太倉三則最重者三斗三升嘉定土稍瘠科則不等最重者二斗八升蓋盡蘇郡起存數用等又桑株地畝例徵絲絹馬草等項俱已攤量徵派不復另款輸納總計二百四十七萬四千二百一十三石有零計正米二百三萬有奇外耗米四

十四萬有奇以備地方公用後之主計者以蘇州有派  
剩餘米盡刮而歸之官遂以耗作正相沿至今按嘉靖  
十七年後悉從此法會計人謂其減去耗米三十餘萬  
而不知其實增正糧四十餘萬矣按故明自均賦以後  
漕運贈米即在正米之中並無加耗名色今則五米十  
銀之外尚有浮費不貲故明每平米一石派本色五斗  
止徵折色銀二錢五分亦並無雜項加耗迨後軍興餼  
費又加編徭里地畝料解等項遂至四錢有奇考周文  
襄時重租田納銀一兩準米二石輸布一匹準米一石  
是名雖重額而實輕今則悉從故明垂亡敝政有一畝

之租不能完一畝之稅皆重額官田矣且故明折銀必  
俟來年二月然後分十限開徵今則青苗未插追呼孔  
亟且有一項之額編即有一項之撥解分毫掛欠參罰  
隨之地方安得而不壞人材安得而不棄也 按江西  
南昌袁瑞三府元末為陳友諒竊踞友諒用兵不貲加  
徵錢糧倍于宋元舊額明太祖惡友諒抗違三府浮糧  
未經減除至順治九年右布政使莊入覲即以浮糧陳  
言江西巡撫蔡據陳言題覆即奉豁免

### 漕運

秦欲攻匈奴運糧使天下飛芻輓粟起于黃腫瑯琊負

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漢高祖時漕運山東之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武帝時至六百萬石元光中大司徒鄭當時言關東運粟漕水自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渭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三月罷而渠下民田三萬餘頃又可得溉此損漕省卒上從之宣帝時趙充國條流屯十二便其五曰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威羌虜平帝永平十三年作渠初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跡魏正始中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開廣漕渠東南有事興衆泛舟而下達

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患後魏自徐揚州內附後經略江淮轉運中州以實邊鎮有司請于水運之次隨便置倉乃于小平石門等處各立邸閣凡八所每軍國有須應機漕引隋文帝四年詔宇文愷率水土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便之煬帝大業初發河南諸郡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北河通涿郡唐元宗開元中裴耀卿請于河口置武牢倉鞏縣置洛口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陽栢崖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于倉以待不滯遠船亦不憂欠耗此甚

利也帝用其計凡三歲漕七百萬石省陸運傭錢三十萬緡按古來漕運都節級轉運無長運者長運自明朝始代宗時劉晏領漕事晏即鹽利雇傭分吏督之隨江汴河渭所宜故時轉運船由潤州陸運至揚州斗米費錢十九晏命囊米而載以舟減錢十五由揚州距河陰斗米費錢百二十晏造歇艫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為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自揚州遣將部送至河陰上三門斗米減錢九十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一十萬石

無升斗溺者宋朝歲漕東南米麥六百萬斛漕運以儲積為本故置三轉般倉于真楚泗三州以發運官督之江南之船輸米至三倉却納即載官鹽以歸舟還其郡卒還其家汴船詣轉般倉漕米輸京師往來摺運無復留滯而三倉常有數年之儲真宗時內侍趙申倫建議自京東分廣濟河由定陶至徐州入清河以達江淮漕路以地隆阜而水勢極淺又歷呂梁灘磧之險罷之按呂梁之險用為漕路始自明朝引沁水以入泗經二洪下會汴河至清口以匯于淮合于河雍熙中轉運使劉璠議開沙河以避淮水之險喬維岳繼之開河自楚州



至淮陰凡六十里舟行便之按沙河即今淮安府版牯  
至新莊一帶是也明永樂中平江伯陳瑄尋喬維岳所  
開故道開清江浦五十餘里置四牯以通漕至今以為  
利元至正中以壽張尹韓仲暉等言自安民山開河北  
至臨清凡二百五十里引汶絕濟直屬漳御建牯三十  
有一度高低分遠近以節蓄洩賜名會通河按會通河  
名始此然當時河道初開岸狹水淺不能負重漕粟不  
若海運之多明永樂復疏鑿之漕運始通至元二十六  
年都水監郭守敬言疏鑿通州至大都河道導昌平縣  
白浮村神山泉過雙塔榆河引一畝王泉至西門入都

城南匯為積水潭出文明門至通州高麗莊人白河長  
一百六十四里塞清水口十二處置壩牯二十座節水  
通漕為便明年河成賜名通惠先時通州至大都五十  
里陸輓官糧民不勝其悴至是皆罷之邱瓊山曰運河  
由邗溝亂淮而渡上清口經徐呂二洪沂沁泗水至濟  
寧濟寧至運道之中所謂天井牯者即元史所謂會通  
牯也泗沁洸汶諸水畢會于此而分流于南北北至安  
民山入于清河地降九十尺為牯十又七而達于漳御  
南至沽頭地降百十又六尺為牯二十有一而達于河  
淮此蓋南北分中之處也然通論諸牯天井居其中臨

清總其會居中者如人身之有腰脊總會者如人身之有咽喉腰脊損則四肢莫運咽喉閉則五臟不通濟寧居腹裏之地州縣櫛比居民鱗次又多旁出之途惟臨清乃會通河之極處諸牐于此乎盡衆流于此乎會且居高臨下水勢泄易而涸速是凡三千七百里之漕路此其要害也且此地去邊關不遠疾馳之騎不浹旬可到宜跨河為城兩際各為水門以通舟楫而包圍巨牐在其中設官以司啟閉屯兵以為防守亦思患豫防之一事也按運河由浙江至張家灣凡三千七百里有奇浙至蘇則苔雲諸溪水注之常則宜溧諸山水注之丹

陽山水絕則京口江湖水注之瓜儀至懷安則天長諸山所瀦高寶諸湖水自南注之清口所入黃淮二河水自西注之自清口至鎮江牐則黃河與山東汶泗水注之自臨清至天津則汶河與漳御水注之自天津至張家灣則潞河白水桑乾諸水注之此運河之大較也南北運道為漕者六潞河自天津而下曰白漕白水自密雲南下其節短不能病運此不宜治天津逆臨清而上曰衛漕衛河之渠狹而斂斂則其流深深則漕利此不必治臨清踰南旺順流入河曰牐漕牐強半藉汶以濟此少治之即治河順流至睢陽曰河漕徐呂二洪最虞

奔突此數治之而後可治睢陽踰高寶至瓜儀曰湖漕  
湖漕無原水也不可一日無備此當急治瓜儀絕江而  
入京口以至杭曰浙漕浙漕踰年一深通之此可間治  
海運

元食貨志云元自伯顏獻海運之言江南漕分春夏二  
運至京師者多至三百餘萬石民無牽輓之勞國有儲  
蓄之富誠一代良法也按元初有朱清者傭于海濱殺  
人亡命捕急輒引舟東行不數日便抵燕凡十五六往  
返私念南北道此固徑且不逢淺角識之後就招懷與  
其徒張瑄隨宰相入見受金符千戶遂言海運事試之

良便遂興海運邱濬曰海運之法秦已有之唐亦轉東  
吳粳稻給幽燕然以給邊用而已用以足國自元始蓋  
元自至元十九年興海運迨其後終不廢焉又曰元海  
運之道從劉家港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  
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于萊州  
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不過旬日  
其海運所得者多于向來河漕之數即或有漂溺而其  
利總非河漕可及元史所載可考也今宜于無事之時  
尋元人海運故道海運與河漕並行一旦會通漕河稍  
有阻塞此不來而彼來亦思患豫防之先計也又曰河

舟宜輕海舟宜重假如每艘載八百石為造一千石舟  
許其以二百石載私貨三年之後運夫所載者三十稅  
一客商附載者照稅課常例其糧既從海運腳費比漕  
河為省兌支加耗宜量為減殺此策既行則南貨日集  
于北空船回南者必須物實而北貨亦日流于南又量  
將江南之漕折半入海運減軍卒以還隊伍則兵食兩  
足而國家亦有水戰之備誠萬世之利也

### 鹽政

禹貢青州貢鹽絺周禮鹽人掌鹽之政令管仲說桓公  
煮海水為鹽令北海之衆無得聚庸而煮海按此禁鹽

利國之始管子論鹽雖少男少女所食論鐵雖一鐵一  
刀之用皆欲計之後世言利之徒祖其說以聚斂遂為  
千萬世生靈無窮之禍漢初省賦鹽鐵無禁故烏氏之  
徒皆以鹽鐵起家武帝元狩中始置鹽鐵官以東郭咸  
陽孔瑾為之給民牢盆令自煮鹽而徵其入明帝時張  
林請官自鬻鹽朱暉等言鹽利歸官則人貧怨非明主  
所宜行北魏時于河東鹽池立官司以收稅利孝明即  
位從甄琛請乃罷其禁與民共之唐劉晏為鹽鐵使于  
出鹽之鄉置鹽官收鹽戶所煮之鹽轉鬻于商人任其  
所之其江嶺間去鹽遠者轉官鹽于彼貯之或商絕鹽

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乏始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緡季年乃六百萬國用以足五代時授人以鹽而徵其錢謂之蠶鹽行之京東之路免鹽之權而均諸稅謂之鹽錢宋端拱二年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納京師給江淮鹽邱瓊山曰此後世名商中鹽之始蓋以折中糧草以贍京師中納金銀以實官庫無起倩丁夫之擾無冒涉水陸之虞官得用而民不告勞商得利而民不淡食是誠寔邊足用之良法也宋初鹽鈔未行于建安軍置鹽倉乃令真州發運是時季沆為發運使運米折入其倉空船回皆載鹽散于江浙湖廣諸

路各得鹽資船運而民力寬明洪武中山西行省以大同運糧路遠費重請商人于大同倉入米一石太原倉入米一石三斗俱準鹽一引引二百斤商人鬻畢即以原給引自赴所在官司繳之此有明中鹽之法也邱瓊山曰舊制鹽司每歲收貯歲課存積在官客商執引照支各有次第謂之常股鹽近因邊儲急用增直召商中納不因資外人到即與支給謂之存積鹽又曰鹽政者莫善于行漢人官給牢盆之法今誠聽民自煮不徵其入豫令竈戶將欲煎煉先于該管官司告知官給以券然後舉火其所煮之盆定為尺寸每盆煮鹽皆為一定

之數其盈皆官為之鑄非官者不許用給券之時每引先取舉火錢若干聽其自煮自賣煮而不聞告者有罪若夫商賈赴場買鹽之後令其具數告官官給鈔引付之執照俾于各該行鹽地方發賣過界者沒入之給鈔之際每引取工墨錢若干以為公費所得鹽錢貯于運司每歲具數申戶部以待分派各邊轉運常平司收糴米粟以實邊儲此法既行不必追徵于竈戶也不必中納于商賈也不必官自賣不必官自煮也非惟國家得今日自然之利亦可銷他日未然之害矣或曰此法行則前日之中納聽支之客商焉得鹽而給之曰請行宋人轉般之法遇有糧船南回道經滄州每人量給與滄鹽每引量給腳價俾其運至揚州河下官為建倉于兩岸委官照數收貯既多積鹽乃令通算累年客商所中常股存積等鹽共該若干依次給與見鹽不出一二年間支給完足然後行官給牢盆民自煎煮之策

### 錢法

管子曰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贖人之無糧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以救人之困按此後世鑄金為幣之始王昭禹曰古人所以交易惟貝而已太公立九府圜法始用錢代貝或曰泉或曰布布取宣布之意泉取流行

之意其實則一而已司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鄭元曰金銅無荒年因物貴大鑄錢以饒民周單穆公曰古者天降灾戾于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賑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于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漢文帝除盜錢令使得自鑄是時吳王濞即山鑄錢富埒天下後卒叛逆武帝時有司言三銖錢輕輕錢易作奸詐乃請更鑄五銖錢周郭其質令不得磨錢取銘邱瓊山曰秦八銖錢太重漢初榆莢太輕五銖最得輕重之宜桓帝時上書者言人

以貨輕財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劉陶曰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日有飢故食為至急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徒欲鑄錢齊貨以救其弊于民之飢終何補乎南齊高帝時孔顛上言凡重錢之患在于難用而難用為無累輕錢之弊在于盜鑄而盜鑄為禍深今欲絕盜鑄之弊使錢流行不滯惟有不惜銅不愛工每十文重一兩計一千重六斤四兩得輕重大小之中憲宗以錢重物輕之故敕禁私貯見錢不許過五千貫宋自王安石為政始罷銅禁奸民日銷錢為器邊關海舶不復譏錢之出國用日耗劉秩曰鑄錢之用不贍者在乎銅貴銅貴之

由在于採用者衆夫銅以為兵不如鐵以為器不如漆  
禁之無害官禁之則銅無所用而賤銅賤而錢之用給  
矣夫銅不布下則盜鑄者無因而鑄而公錢不破人不  
犯死刑是一舉而四善兼也宋朝鑄錢比前代為多天  
下置監總二十六處大抵國計仰給焉此所以當時銅  
禁最嚴銷錢為器者有罪漏錢出界者抵死惟其禁銅  
之嚴所以致銅之多王安石一變其法而國用之耗矣  
明初置寶源局于應天府鑄大中通寶錢至嘉靖所鑄  
之錢最為精密隆萬加重半銖而前代之錢通行不廢  
至天啟崇禎廣置錢局而新錢之鑄彌多彌惡適為奸

藪故當論古來之錢凡兩大變隋時盡銷古錢一大變  
天啟以來一大變也

征商 附茶稅

周禮太宰七曰關市之賦太府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  
服司關凡貨不出于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凡所達貨賄  
以節傳出之漢高祖時市肆所入不以為經費賈人不  
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武帝元光中算商賈按  
後世稅商賈船令出算始此宋太祖詔所在不得苛留  
行旅齎裹非有貨幣當算者毋得發篋搜索又詔榜商  
稅則例于務門毋得擅改更增及創收哲宗元祐八年



商人載米入京糶者有力勝稅權蠲之邱瓊山曰民種五穀既納租于官倉而關市又征其稅此不獨非王政亦非天理矣明制各關稅課司不許稅五穀及書籍紙劄唐德宗時從張滂請初稅茶每十稅一穆宗時王播為鹽鐵使增天下茶稅宋太祖開寶中有司以湖南新茶異于常歲請高其價鬻之太祖曰茶則善矣毋乃重困吾民乎即照第復舊制勿增價直陳恕為三使司立茶法第為三等惟中等之說公私皆濟仁宗初建茶務歲造大小龍鳳茶始于丁謂而成于蔡襄元置權茶運司于江州其茶有末茶有葉茶邱濬曰自唐回紇入貢已以馬易茶宋人始置茶馬司我朝捐茶利予民惟于四川置茶馬司一陝西置茶馬司四關津置批驗茶引所而已

述聞類編卷第十一

述聞類編卷第十二

兵刑

兵制

按成周之制兵籍于大司徒征行屬之大司馬凡其有事以起徒役皆前日之農也士不待遷皆吾民將不改置即吾吏居則聯其家為比閭族黨出則聯其人為伍兩卒旅六鄉之官皆折衝禦侮之人六鄉之人皆敵愾仗節之士有事則驅之行陳無事則歸之田里父死而子繼無招收之餘而敷不闕自耕而自食無廩給之費而食自飽兵無屯戍之勞將無握兵之患管仲作內政

以寓軍政有軌里連鄉之制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畫  
戰目相視足以相識秦置郡郡設材官漢官儀云高祖  
時有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秋後講肄課試平地用  
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郡有守有都尉都尉佐  
太守典武其在王國則相比郡守中尉比都尉侯國有  
相秩比天子令長每歲郡守尉教兵則侯國之相與焉  
侯國之兵屬于郡而王國之兵亦天子所有不可擅用  
云京師有南北軍屯南軍衛尉主之掌宮城門內之兵  
北軍中尉主之掌京城門內之兵山齋易氏曰漢之兵  
制莫詳于京師南北軍之屯居重馭輕內外自足以相

制是時兵農未分兩軍實調諸民間猶古者井田遺意  
北軍番上與南軍等南軍衛士調之郡國而北軍兵卒  
調之左右京輔章氏曰自武帝于北軍增置八校以習  
知胡越人充之則募兵始此期門羽林皆以家世為之  
則長從始此蓋自是有養兵之病而京師之兵制壞矣  
元狩以後兵革數動民多買復于是發及謫吏謫民謫  
戍而郡國之兵制又壞矣至于光武罷郡國都尉并職  
太守無都試之法外兵不練征伐必籍京兵而禁旅無  
復鎮衛之職安帝募民入錢穀得為虎賁羽林營士桓  
帝又詔減虎賁羽林不任事者半俸而京衛之兵益單

弱矣又曰自中世之後宦戚更領兵權迭相傾奪然五  
營畏服中人陳蕃竇武欲誅宦官北軍不助武等誅滅  
何武袁紹懲其事欲借外兵除之于是任重州牧奄宦  
除而董卓之禍成義兵四起漢遂三分原漢盛衰皆兵  
之由而光武賢為之也漢調民之制民年二十三為正  
一歲為衛士二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馳戰陳年六十  
五衰老乃免為庶民就田里唐志云唐有天下二百餘  
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盛時有府兵府兵之制起自西  
魏後周而備于隋唐因之貞觀十年置折衝府凡天下  
十道為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凡府三等

兵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府置折衝都  
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其下設屬各有差平居  
無事則更番宿衛京師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  
散于府卒耕于野而將歸于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  
握兵之重天寶以後曠騎之法又稍變士皆失拊循折  
衝諸府至無兵可交于是李林甫請停上下魚書自是  
徒有兵額官吏而戎器駝馬鍋幕糗糧並廢矣時府兵  
人目番上者曰侍官言侍衛天子也是時衛佐悉假人  
為童奴京師人恥之至相詬罵必曰侍官而六軍宿衛  
皆市人富者衣繒綵食粱肉壯者為拔河角觚諸戲及

祿山反皆不能受甲矣于是方鎮之兵日盛武夫悍將  
據險要專方面兼有其土地人民甲兵財賦而京師寢  
弱此唐兵三變之大略也唐所謂天子禁軍者南北衙  
兵也南衙十六衛是也北衙禁軍也元宗改禁軍為龍  
武軍代宗以後有神策軍林駟曰祿山吐蕃之變神策  
軍赴難國家遂倚重焉悉用中人主之其勢並橫外庭  
諸臣無如北衙何迨昭宗以後神策廢中人誅而唐亦  
遂亡矣宋朝兵制天子之衛兵守京師備征伐曰禁軍  
諸州鎮兵分給役使曰廂軍選于戶籍或應募團結訓  
練以為在所防守曰鄉兵又籍塞下內屬諸部落團結

名曰蕃兵凡兵衆統于三衙兵符則樞密院主之宋志  
云太祖太宗收天下勁兵列營京畿以備藩衛分班屯  
戍以捍邊圉兵無常帥帥無常師雖有桀驁無所厝于  
其間咸平以後承平既久武備漸弛仁宗之世西兵招  
刺太多將驕士隋徒耗國用神宗更制聯比其民以為  
保甲崇寧大觀間增額日廣南之精銳建炎南渡收兵  
卒招羣盜光寧以後應募日衆而土宇乃日蹙邱濬曰  
宋人禁軍常使之衛郡縣以就糧意欲以內制外實夫  
居重馭輕之道宜武事之不振也陳傅良曰條約弓箭  
社如龐籍蘇軾則民不擾而武備修按弓箭社百姓自

相團結以禦敵者即義兵也蘇軾言河朔西路弓箭社帶弓而鋤佩劍而樵人自為戰虜甚畏之藝祖時即有咸平中升為禁軍神宗罷之行保甲明朝兵制內設錦衣等衛以衛宮禁留守等衛以衛京城錦衣等衛番上宿衛無所隸屬京城之衛分屬五軍都督府征行則調發外設都司衛其軍士俱有定數兵皆土著將皆朝除制亦甚善然承平久而武備弛兵皆驕悍劣弱適足為害矣

教閱附兵餉

周禮大司馬中春教振旅中夏教茷舍中秋教治兵中

冬教大閱兵法曰器械不具兵刃不利者三不當一進退坐作擊刺不式于法者五不當一兵不習于將將不習于兵泛然無所繫屬者十不當一鼂錯亦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聲相失此將不習卒之過也百不當一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能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過也五不當一王制有發則命大司徒教以車甲漢制九月都試太守都尉令長丞相會都試課殿最東漢制立秋日始揚威武斬牲郊東門天子

躬執弩射牲武官肄兵習戰陣唐制仲冬講武車駕親臨凡教陣少者在前長者在其後其還則反之軍列五方旗分五色一軍鼓舉旗則一軍亦舉旗應之有直陣有曲陣有方陣有圓陣有銳陣凡軍先舉者為客後舉者為主從五行相勝之法而各為陣以相勝凡變陣二軍各選刀楯士五十人挑戰為勝敗之形每將變陣先鼓而為直陣然後變從餘陣之法五陣畢騎軍進其法如步軍每軍各八騎挑戰五陣畢大擊鼓而前盤馬相擬擊而罷開元八年敕四方雖安不可忘戰宜于兩京及諸州簡取十萬人務求灼然驍勇皆放番役差科令團

伍教練俾少長有禮疾徐有節宋太祖每講武必親臨教閱刻木為箭簇裹以矐屬令強者兩兩相射避即極之取其不避者又以馬槌為馬槌施諸韋稍俾馳驅相擊取其尤勝者各分等級以遷隸之自是師旅皆精銳太宗淳化五年八月教射于殿庭弓力有至石三斗以引強平射者為五等又選軍中勇士教以舞劍皆能擲劍凌空繞身承接妙捷如神仁宗時言者謂諸軍止教坐作進退雖整肅可觀然臨敵難用請自今遣官閱陣畢令解鎧以弩弓射又詔教士必衽衣甲各予鎧甲十馬甲五令迭拔帶种世衡知環州課吏民射有過失射

中則釋其罪人人自勵皆精于射自是數年敵不敢近  
環境 朱子曰魏運之術雖自古亦無不煩民不動搖  
而自足者古有兵車其中載糗糧其所供者凡有百人  
然古者行兵在中國又不遠敵若是深入遠處則決無  
省力且如秦運海隅之粟以魏邊率三十鍾而致一石  
是二百倍以來今日師行一兵行一夫餽只可供七日  
其餘日必俱乏食也且計之須三夫而助一兵仍須十  
五日便回一日不餽則一日乏食以此校之無善術故  
兵也者古人必不得已而後用也按古者兵出于農而  
食出于田無事則散之畎畝有事則聚之行列後世而

兵衛民而即以民養兵故民苦于供億而兵亦不足于  
財用夫兵之憂餉不足者虛冒與剋減之二弊為之也  
凡兵貴精不貴多一老弱之兵即少一精銳之兵今  
之期門羽林皆如虎貔矣而州郡之屯戍者果皆干城  
腹心乎宜日試之投石超距而汰其罷懦不勝任者不  
特餉無虛冒而習之練習可用也且餉在軍不在官多  
一坐食之餉即少一寔伍之兵今之直省將吏其左右  
給使門閹僕役皆厠名伍符及按之行陣無有也此剋  
減之尤甚者也宜嚴禁之而確覈其在軍者則兵有實  
餉餉有實兵矣



車戰

六韜太公謂武王曰置車之吏數五車一長十車一吏五十車一率百乘一將易戰之法五車為列前後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險戰之法車必循道十車為聚二十車為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隊間三十六步五車一長縱橫相去一里各返故道禮書曰車之于戰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將卒有所庇兵械衣裘有所齎昔周伐鄭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邲之戰楚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楚巫臣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馬攷之周禮五伍為兩四

兩為卒司馬法二千五百人為兩百人為卒卒兩則人也偏則車也十五乘為大偏九乘為小偏其尤大者又有二十五乘之偏則周魚麗之陳二十五乘之偏也楚二廣之偏十五乘之偏也巫臣所舍之偏九乘之偏也先偏後伍伍從其偏也卒偏之兩兩從其偏也先其車足以當敵後其人足以待變則古者車戰之法略可知也漢武時衛青擊匈奴以武剛車自環為營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光武造戰車可駕數牛上作樓櫓置塞上拒匈奴晉馬隆擊鮮卑樹機能據險拒之隆以山陘隘乃作偏箱車地廣則為鹿角車營路狹為木屋施于車上

轉戰而前行千餘里平涼州宋仁宗時韓琦言郭固就民車約古制為兵車臨陳禦敵緩急易集其車前銳後方上置七槍為前後二拒此馬隊戰車載兵甲止為營陳也又以民車之箱增為重箱高四尺四寸用革挽之吳起所謂革兵掩戶輓輪籠殼是也臣以為可用于平川之地臨陳以折奔衝下營以為塞脚

### 舟師

漢武帝時有樓船有戈船有下瀨有橫海江淮青徐皆有樓船軍擊南粵救東甌則用江淮會稽樓船滅朝鮮則用齊樓船又開昆明池以習水戰曹操取荊州劉備

求救于孫權權令周瑜拒操遇于赤壁瑜部將黃蓋曰寇衆吾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進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旂下備走舸繫于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去北軍二百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煙火張天人馬燒溺瑜率輕銳繼其後操軍大壞晉王濬伐吳作大船連舫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門出其上皆馳馬往來太康元年克丹陽吳人于江磧要害之處並

以鐵鑲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距船  
濬乃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為人被甲持仗令善  
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輒著筏而去又作大炬長十丈  
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燃炬燒之須臾融液  
斷絕船無所礙順流徑造三山劉裕伐秦王鎮惡請率  
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橋鎮惡所乘皆蒙衝小艦人悉  
在艦內汴渭而進艦外不見有行船人北土驚以為神  
吳越王錢鏐伐吳指揮使錢傳瓘帥戰艦五百艘自東  
洲進傳瓘命每船皆載灰豆及沙戰于狼山吳船乘風  
而進傳瓘引舟避之既過自後隨之吳回船與戰傳瓘

使順風揚灰吳人不能開目及船舷相接傳瓘使散沙  
于己船而散豆于吳船豆為戰血所漬踐之皆僵仆傳  
瓘因縱火焚吳船吳兵大敗韓世忠以海舟蹙兀朮于  
金山兀朮揭榜募破海舟之策或教其于舟中載土以  
平版鋪之穴船版以權槳俟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  
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以火箭射其弱篷則不攻自破矣  
一夜造火箭成是日引舟出江其疾如飛天霽無風海  
舟不能動以火箭射其弱篷世忠軍亂焚溺不可勝計  
楊誠齋海艚賦序曰采石戰艦曰蒙衝大而雄曰海艚  
小而駛其上為城堞屋壁皆堊之紹興中逆亮至江北

掠民船指麾其衆欲濟我舟伏七寶山後今日旗舉出江伺其半濟山上忽立一旗舟師自山下河中兩旁突出大江人在舟中踏車以行船但見舟行如飛而不見有人敵以為紙船也舟中忽發一霹靂礮蓋以紙為之而寔之以石灰硫黃礮自空而下落水中硫黃得水而火作自水跳出其聲如雷紙裂而石灰散為煙霧昧其人馬之目人物不相見我舟馳之壓賊舟人馬皆溺賊大敗

### 馬政

林氏曰成周以民牧者如邱甸歲取馬四匹之類平時

則官給芻秣有警則民供召發然而在天子之都諸侯之國士大夫之家未嘗不自畜馬所謂天子十有二閑是養之于官者衛文公詩駉牝三千舉官民通數而言之此成周官民通牧之制也自阡陌開井田廢兵車不取之田賦戎馬各從乎官給于是馬政日廢而外患生矣周禮牧師掌牧地有厲禁邱瓊山曰古人養馬處處皆有牧田即今草場也可耕則授之農不可耕則留以養馬蓋耕墾之地草萊不生留其地所以蓄草昔人謂農事不擾則馬政自修謂此也林駟曰漢初民出賦稅以備車馬在官則有天子六廐在民則于內郡勸使養

馬有一匹者復卒三人于邊塞縱民畜牧而官不禁維  
時內郡之盛則衆庶有馬阡陌成群邊郡之盛則三十  
六苑分置西北武帝數出師馬大耗乏乃令封君以下  
至三百石吏以次出馬則內郡庶民之有馬者欲望復  
卒難矣又令民得畜邊者從官假母馬而歸其息什一  
則邊郡之欲畜牧者難矣又匿馬者至加以嚴刑內郡  
不足則藉民馬以補車騎邊郡不足則發酒泉驢駝負  
至玉門關輪臺之悔始修馬令此漢牧于民而用于官  
之制也唐太僕其屬有牧監監副丞簿等官按監牧之  
制始此太僕掌馬政始于漢太僕少卿張萬歲領郡牧

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匹置八枋于  
岐豳涇寧間地廣千里方其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太  
僕少卿李思文檢校諸牧監使按監牧有使始此開元  
初國馬益耗姜晦請以空名告身市馬率三十匹讎一  
游擊將軍按此後世以官爵易馬之始元宗令王毛仲  
領內外廐馬復蕃息安祿山陰蓄勝甲馬歸范陽肅宗  
收兵乃詔百寮以後乘助軍厥後代宗括民馬為團練  
馬元和間又以絹市馬而坊地廢置不常唐駟曰唐府  
兵之制當給馬者官與其直市之有不任戰者鬻之以  
其錢更市不足則府供之至府兵漸壞兵貧難致乃給

以監牧之馬大抵唐之馬政皆官所與而不煩民此唐  
牧馬于官而給于民之制也又曰宋朝馬政蓄于監牧  
者曰官馬散于編戶者曰戶馬市于邊郡者曰戎馬李  
覺言于太宗曰馬政以畜牝為先牝又生駒十數年間  
其馬必倍熙寧五年王安石行保甲養馬之法馬端臨  
曰熙寧所行者戶馬也元豐所行者保馬也皆是以官  
馬責之民令其字養戶馬則是蠲其科賦保馬則是蠲  
其征役邱濬曰熙寧保馬大類今日編戶養馬之法但  
宋人保甲養馬自願者聽及以官馬給之且免其體量  
草束及折變緣納錢今則論丁養馬丁不及數足諸他

戶不問其願否糧草戶役征收如故况宋人保甲不任  
他役今既為人而差復為馬而役其害比宋猶烈哲宗  
罷保甲教騎兵還戶馬于民又用王巖叟言復廢監牧  
馬元祐置買馬司于邊郡增為招市之令元豐中用郭  
茂恂言以茶市馬設提舉茶司建炎末買馬諸蠻以帥  
臣領其事明在內有御馬監掌十二閑之政其牧馬之  
地則有鄭林等草場飼秣之人則有騰驤等衛邱瓊山  
曰今馬政兼用漢唐宋之制在內地則散之于民即宋  
人戶馬之令在邊地則牧之于官即唐人監牧之制而  
于川陝有茶馬之設即宋人市馬之制

陳法

李靖曰黃帝始立邱井之法因以制兵五為陳法四為  
間地所謂數起于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  
部環繞此所謂終于八也及乎變化制敵紛紛紜紜亂  
亂而法不亂渾渾沌沌形圓而勢不散所謂散而成八  
復而為一也按左傳鄭陳有名楚陳鶴鷺者有名魚麗  
者即物為名大抵布置之形或相類也蘇軾曰司馬穰  
苴之法五人為伍五伍為兩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二百  
五十取三焉而為奇其餘七以為正四奇四正而八陣  
生焉夫以萬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陳之中宜其有奇

而不齊者是以多為之曲折以盡其數以極其變鈎聯  
蟠屈各有條理孫子曰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彊  
弩節如發機杜牧曰夔州諸葛武侯以石縱橫八行為  
方陳奇正之出皆生于此奇亦為正之正正亦為奇之  
奇彼此相用循環無窮宋仁宗曰韓擒虎深明八陳法  
授其甥李靖靖以世之通其法者多乃造六花陳以變  
九軍之法大抵八陳即九軍九軍者方陳也六花陳即  
七軍七軍者員陳也又李靖曰外畫之方內環之員是  
成六花方生于正員生于奇方所以矩其步員所以綴  
其旋是以步數應于地行綴應于天步定綴齊則變化

不亂八陳為六武侯之舊法也又曰五行之陳本因五  
方色立此名方員曲直銳實因地形使然凡軍不素習  
此五者何可臨敵宋曹翰遣五駿騎為斥候授以五色  
旗人執其一前有林木則執青旗煙火舉赤旗敵寇舉  
白旗破澤舉黑旗邱陵舉黃旗深得古人前茅慮無之  
意吳璘作壘陳法戰士皆有更代遇更代則以鼓為節

### 弭盜

漢武帝時東方盜賊滋起命范琨等衣繡衣持節虎符  
發兵興擊所至得擅斬二千石以下誅殺甚衆猶不能  
息于是作沈命法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

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  
府亦使之不言盜乃益多宣帝時渤海多盜拜龔遂為  
守遂曰民困于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  
下兵于潢池中耳願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行事  
上許焉遂至郡敕屬縣罷逐捕吏諸持田器者皆為良  
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為賊盜聞之皆解散棄兵弩而  
持鉤鉏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焉靈  
帝時張角創亂衆數萬楊賜上言宜敕州縣簡別流民  
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帝  
殊不為意元魏孝文時兗州多盜刺史李崇命每村置



一樓樓皆懸鼓盜發輒擊以次遞傳俄頃間聲布百里  
皆發人守險要盜發無不擒獲唐太宗曰民所以為盜  
者由賦役煩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  
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邪按唐季世政出奄尹盡  
奪民利故有私鹽之盜王仙芝黃巢輩乃聚眾橫行巢  
士人也周世宗時竇儀請令盜賊自相糾告以其所告  
資產之半賞之或親戚首告則論其徒侶而赦其所首  
告呂中曰張方平使蜀者再平李順復平劉旻及代以  
牛冕則李順之黨及王均皆先後反牧守其可非其人  
乎蘇軾言于仁宗請敕京東西諸路帥臣凡奸猾之士

籍姓名聞于朝使獲盜賊量功酬賞若夫獲大奸即錄  
用貢舉之外別設此科但能拔擢數人一路自然競勸  
趙瞻言于英宗曰今官甚多而盜不能禁者蓋昔之責  
人以寔效今之官司取空文也此其由來得非朝廷之  
守空文邪按先正有言元之失天下招安之說誤之也  
凡剗亂者不惟不加以罪并授之以官宋人有詩云仕  
途捷徑無過賊將相竒謀只是招蓋其由來遠矣

### 保甲

宋熙寧三年詔行保甲法十家為一保有保長五十家  
為一大保有大保長十大保為一都保有都保正兩丁

以上擇一人為保丁習兵器每一大保夜輪五人警盜  
凡告捕所獲以賞格從事初王安石欲變募兵為保甲  
本以捕盜賊相保任未肄武事四年始詔畿內保丁肄  
習武事定其賞罰猶未番上也至五年因曾布之說始  
令番肄巡檢司尉司云哲宗即位司馬光上疏罷之其  
略云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士三  
人步卒七十二人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今二丁取一以  
為保甲是農民半為兵也五日一教閱是耕耨之事幾  
盡廢也自唐開元以來民兵壞法戍守戰功盡募長征  
兵士一旦賦畝之人忽皆戎服事既草創徒使比戶騷

然且保甲中往往有自為盜者亦有乘保馬行劫者是  
本欲除盜而更資盜也

### 律令

周禮大司寇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刑  
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按日而斂之刑新國用  
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小司寇以五聲聽  
獄訟求民情一辭聽二色聽三氣聽四耳聽五目聽呂  
刑曰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  
之陳大猷曰呂刑云五刑之屬三千三千者法之正條  
載之刑書者也刑如律比如例法有限情無窮三千之

屬猶不能盡天下之情以是知人情無窮而法不可獨任也既無正律復僭亂而無定亂將安所據依乎且又有此例昔常有之而今不可行者矣必無差亂其辭而妄比附勿用今不可行之法而強比附如漢長安賈人與渾邪王市者罪至死凡五百餘人汲黯曰愚民安所知市賈長安中而文吏以為闡出財物如邊關乎此類乃以不可行者比附也秦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罪漢高祖初入咸陽與民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苛法後以三章之法不足禦奸遂令蕭何攬撫秦法取其宜于時者作律九章文帝時除收帑相坐律又除誹謗妖言罪後復詔除肉刑景帝詔曰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畢朕甚憐之其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笞者所以教之也其定箠令孝武時張湯趙禹之屬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其後奸猾巧法轉相比况禁罔寢密律令甚煩成帝時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肅宗詔曰律云掠者惟得榜笞立又令丙筮長短有數往者大獄以來掠考多酷鉗鑽之屬慘苦無極念其痛毒怵然動心宜及秋冬理獄明為其禁獻帝時應劭奏曰故東膠相董仲舒致仕朝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問其得失于是作

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按劄刪  
定律令在建安初隋置十惡之條謀反謀大逆謀叛惡  
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義內亂十惡及故殺人雖  
會赦猶除名隋以前死刑有五曰磔絞斬梟裂而流徒  
之刑鞭笞兼用數皆踰百至隋始定為笞刑五自十至  
五十杖刑五自六十至百徒刑五自一年至三年流刑  
三自千里至三千里死刑二絞斬唐刑書有四曰律令  
格式令者尊卑貴賤之等事國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  
有司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國之  
政必從事于此三者其有所違及人之為惡而入于罪

戾者一斷以律律之為書因隋之舊為十二篇其刑亦  
因隋舊曰笞杖徒流死太宗覽明堂鍼灸圖見人五臟  
皆近背鍼灸失所則死乃詔罪人無鞭背宋制因唐律  
令格式而隨時損益則有編敕神宗以律不足以周事  
情凡律所不載一斷以敕乃更其目曰敕令格式而律  
存乎敕之外曰禁于未然之謂敕禁于已然之謂令設  
于此以待彼之謂格使彼效之之謂式明祖詔曰律令  
者治天下之法也令以教之于先律以齊之于後古者  
律令至簡後世煩多甚至有不能通其義者令芟煩就  
簡使之歸一直言其事庶幾人易知而難犯

贖刑 附赦宥

舜典曰金作贖刑朱子曰蓋使之入金而免罪所以贖夫犯鞭扑之刑而情又輕者也漢惠帝元年令民有罪買爵三十級免死罪孝文納鼂錯言募民入粟塞下得除罪宣帝時張敞以國兵在外田事頗廢來春民食必乏議令有罪非犯法不赦者入穀贖罪蕭望之以為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化乃止元帝時貢禹疏曰武帝功大威行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

猛而臨官故謂居官致富者為雄桀處奸得利者為壯士俗之敗壞乃至此皆為犯法得贖罪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 周官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一刺曰訊群臣再刺曰訊群吏三刺曰訊萬民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髦三赦曰蠢愚管子曰文有三情武無一赦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夫盜賊不勝則良人危法禁不立則奸邪煩故赦者奔馬之委轡也後漢大司農孟光責大將軍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奈何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奸宥禕謝之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

述聞類編卷第十二  
者亮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容齋洪氏曰熙寧七年  
旱神宗欲降赦時已兩赦矣王安石曰湯旱以六事自  
責曰政不節與若正歲已赦是政不節非所以弭災也  
乃止宋自祖宗以來三歲遇郊則赦景祐中言者乞罷  
之使良民懷惠凶人知禁苟謂未可盡廢宜命有司于  
前郊三日理罪人有過誤者引而赦之

述聞類編卷第十二



